

三香出嫁

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中國作家协会重慶分会編选

“二 秀” 出 嫁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“二秀”出嫁

中國作家协会重慶分会編选

洪 流封面設計

*

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号)

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1号

重慶市印制公司印刷

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發行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張5 $\frac{1}{2}$ 字数106千

1956年12月第1版第2次印刷

印数16,001—28,000

目 錄

帶路的老人·····	(1)
蘭卡湖的女教師·····	(16)
“二秀”出嫁·····	(45)
辣椒和蜜糖·····	(66)
飼養員和牛販子·····	(78)
火熱的心·····	(88)
山都擋不住·····	(124)
龍明德的故事·····	(140)
老社員和她的兔子·····	(152)
和好·····	(160)

帶路的老人

• 雁 翼 •

“办法是人想出來的，路是人走出來的。”我从小就听見大人这样說。

干我們这一行的在白天睡的最穩、最香、最甜，夜里我們給星星做伴，在空間造下第二層星星。

干我們这一行的还要有音乐家的耳朵和偵查兵的眼睛；要在机器轉动的速度中看出它呼吸的均衡量。还要在它的响声里听出机器的健康情况，像母親对待自己的小孩一样，时常注意着它的呼吸和心臟的跳动。

干我們这一行的所遇見的困难不是机器的损坏就是燃料不淨。但只要是具备了以上所說的那些条件和对生活的爱，就算有困难也不覺得是困难了。因为你沒有把它看成困难，更重要的是你有克服它的本領和習慣。

办法是人想出來的！

但我也遇着了另外一件事。这件事在我是很难想到的，而它却是我职务之內的事，因为我的职务是建設祖國呀！

我是个發电机手，原在〇四二七工地工作，这你早就知道了。一天，突然接到局里的指示，調我赶快到〇七四五工地去，

三天內赶到。我忙把机器交給我的学成了的徒弟。

从半夜我就动身走，走到天明才走出山溝，找到了公路。我希望能遇見运材料的汽車，但是沒有，这样我只好步行了。运输隊好像專門与我作对，兩天都沒有去的汽車，只有一輛一輛向回开的空車。

按指示今天应当赶到，我又起了个早，天明走進一个山村一問，还有一百八十里路。我的天哪，这怎能赶到呀！指示上說的很明白：發电机早就运到，只等我去开动了，如赶不到就影响了工程進展計劃，不僅夜班的工人不能工作，别的机器也不能开动，因为沒有动力呀，开山的电鑽手拿着电鑽还不如拿一根木头有用，这怎能行哪！我怕老鄉說的不确实，就找進了他們的村公所，一位年輕的文書模样的人正在寫着什么，我把情况說明一問，年青人只皺皺眉头，看來他也很替我为难。

这天早晨的霧特別大，百步以外啥也看不清，農民們成隊的到田里去做活，說話的声音倒听的很清楚，就是看不見人。青年人焦急的來回走着，彷彿他这样可以想出办法來。我也打着別的主意。这时，一位頭髮快白完的老人走了進來，他的鬍子長了滿臉，而且很粗，但是他那双眼睛却挺和善，滿臉堆着笑容向我和青年人打着招呼。聽見青年人介紹完我的情况，老人沉思了下來，花白色的長眉毛上下动了好几下，然后他那沉思的臉上突然露出了笑意，向我說，也好像是向青年人說：“等等，等等！”就扭身向回跑去了。当他走的快看不見了才扭回头來喊道：“你等着，有办法，我馬上就回來。”听說有办法，我和青年人都高兴的追了几步問道：“老伯，你有啥

子办法？”但老人沒有回答，笑着向家跑走了。

有办法，这当然是件高兴的事，但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路程縮短呢？既沒有飛機，又沒有汽車，难道你能把这架大山搬开嗎？青年人顯然看出我的心思了，他快乐的說：“他家有一头跑得很快的毛驢，可能叫你騎驢走。”我想也是一个办法，但一百八十里就算能跑到也会把驢累死的，况且騎驢对我还是一件新鮮事，說实在的，我对这样的办法有点失望。我正要
把这种想法告訴青年人，老人却气喘喘的一面向腰里捆着一
条粗繩子，一面笑着走來了，“走吧，小伙子同志！”我一見他
並沒有牽着驢，更不知怎样才好，也不知所措的看着青年人。
青年人着急的迎上去說：“刘大伯，你不要开玩笑，你……”还
沒有說完老人就生气的瞪了青年人一眼說：“你这个小孩子
知道个啥子！”他对我和善的擺了擺手，便向沒有路的大山
爬去。这使我更感到奇怪和为难，青年人急得跑上去拉住老
人像吵架一样的說：“刘大伯，你今天是怎样了！那山高的連
鷹都飛不过去，陡的猴都不敢过，你想把这位同志領到什
么地方去哪？”并且用手緊緊拉着老人腰里的繩子，怕他飛了
似的。

“哈哈……”老人大笑了，“說的真好，鷹都飛不过去，猴
都不敢过，哈哈！說的真好，真沒有白唸几年書，白喝几年墨
水！”他的嘲笑是那樣的富有風味，甚至使我也感到他不是五
十多歲的老人。“高的鷹都飛不过，陡的猴都不敢过，可是当
年就有人过去無數次，那时候呀，你還沒有出世哪！我說小伙
子，放心吧，不等日头落我就把他送到了，請你告訴我那受管

閒事的大娘，叫她不要担心。”

“刘大伯，他有緊……”青年人还想說什麼，却被老人的話打断了。

“他有緊急的事是不是？就是为了这，他是替咱們修鉄路的，事情当然要緊，所以我才帶他走这条祕密的近路。放心吧，小伙子，当年紅軍走得过，他也能走得过，都是毛主席派來的人还能走不过！你說是嗎？同志！哈哈……走吧，我帶你到天上看看去。”說着推开青年人的手就向山上爬去了。

“噢！原來是这个办法呀，真沒有想到。”青年人放心的笑了。

我被这一套話弄痴了，呆呆的望着青年人，心想这位老伯可不要开玩笑，誤了我的事誰也負不起責任。青年人見我仍不敢跟着走，就走過來安慰似的說：“他是个老紅軍，是个老好人，老革命，他有一条祕密的近路，保險把你送到，去吧！”这样我才放心的跟着老人向着看不見的山頂爬去。

这时候我突然感到自己像犯了什麼錯誤似的，我从心里暗暗的責备着自己，老人好心好意的給自己帶路，并且是这样一位当过紅軍，对革命有貢獻的老人，而自己却不相信，这不是把好心当成驢肝肺了嗎？真是有眼不識泰山。我大步追上了老人，想向他承認自己的不对，但是我不知怎样說出口，於是我就無話找話的問些別的，也不知道老人的性子怪，还是我問的口气有毛病，老人一下子坐下來不走了：“你既然不相信我，又为啥子跟着我走？你願意走我还不願意帶哪，你自己走吧！”这可把我吓住了，我为难的向他說起好話來，并且承認

自己剛才的不对。“我是个青年人，办事急躁，請你老人家原諒。”为了說服他，我又把任务的緊急情况解釋了一遍。誰知老人早就偷偷的笑了哪！这时我才發覺老人是和我开玩笑的，这弄得我很尷尬。然而老人却提出了另外的問題：“毛主席派來的人都是很勇敢的，你也勇敢嗎？”這句話問的我不知怎样回答才好。我們心問了自己，“我覺得我是很勇敢的。”我鼓起勇气說。

“哈哈，你覺得你是很勇敢的？”老人眨着眼睛看着我說，并且一直沒有把眼睛从我臉上移开，好像我任何一点表情他都不准备放过。这使我心里有点着慌，只怕老人說我不勇敢。

“不对，你應該說：‘我是很勇敢的！’，应当肯定自己是勇敢的，不应当是‘覺得’！”然后老人压低了嗓子湊近我說：“只有毛主席派來的人才走得通这条路，別的人，对革命不忠誠的人，不勇敢的人，是走不过去的。”老人信任的眼光和話語使我感到了力量，我覺得無論有任何困难都走得过去。

爬上了一道陡坡，渾身都出了汗。老人放慢了步子，用粗糙的手捋了捋他那粗硬的鬍子，又擦了一下前額像豆粒一样向下滾的汗珠，就向我講起故事來：“在一九三一年，那是土地革命的时候，紅軍在这个地方住着。紅軍都是像你一样的好小伙子。我那时是農会委員、游击隊組長。一天黎明，突然發現了敌人，黑压压的向村子圍過來，敌人來的太多，硬拚是要吃虧的。正在这时，我想起了紅軍剛來建立苏維埃政权时，我有一次送祕密信走的一条路，於是我就給紅軍帶路向这座大山上退，敌人在后边追，炮呀，机关槍呀，不住的向我們打。紅

軍爬上了山头，敌人仍在后边追，而且到处喊叫，說紅軍走向断头台了，走向絕路了，要紅軍赶快下來投降。鄉親們也都替紅軍耽心，因为都知道这是架沒有路的山，但是紅軍解下了綁腿，打成了几条又粗又長的繩子，拴在松樹上梭下了陡岩——我送緊急密信时就是这样过的。敌人追到山頂一看啥也沒有，敌人扑了个空当然不甘心，就滿山打槍搜查，弄到天黑啥也沒有找到。找到了紅軍走的陡岩，他們不敢下，也不知道怎么下，敌人不相信紅軍会从这里跳下去，就說紅軍都跳崖自殺了，跌死了，於是点起火在山頂上休息过夜，准备天明下山向他們主子报功請賞去。

“敌人一天一夜沒有得到休息当然很累，所以不管山上冷不冷躺下就像猪一样睡着了。等到半夜，我們紅軍就由兩人蹬着籐枝和石縫爬上來，拴上繩子，然后大家神不知鬼不曉的都爬了上來，把敌人打了个落花流水。打死的打死，活捉的活捉，只有当官的跑走了——因为他沒有住在山頂。据說，跑回去的向他主子說，紅軍是从天上掉下來的，原來的紅軍的确被他們打得跳崖跌死了。”老人說到这里得意的笑了起來。

老人講的故事，使我很受感动，我想：沒想到你还是当年紅軍的英雄哩！我一面走一面在山坡上尋找，我想找到当年战斗的遺跡。

太陽完全出來了，霧也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山腰是一片密密的野樹林，各种各样的花也开了。这些樹我只認識柏樹、松樹和桐子樹。那樹皮又光滑又青的有人說是榕樹。这些花我只認識兩種：那就是洋蘭花和帶刺的野玫瑰。老人

看我对花感兴趣，也就採下了一朵白色的洋蘭花和一朵紫紅色的野玫瑰。他把兩朵花併在一起放在鼻子上嗅了嗅，大概是花香的刺激，他不自禁的閉上眼睛，舒展的嘆了口氣，然後向我說：“洋蘭花的香像紅軍，野玫瑰的刺，也勇敢的像紅軍。”他的比喻使我很信服，我也採了兩朵花嗅起來，比起來。老人指着鮮花盛開的地方說：“當年紅軍就在這裡宿過營，而且打過仗！”這時我突然想到：“這些花的種子也說不定就是紅軍帶上來的哪！”接着他就像唸快板一樣的唱起歌來：

十句唱來句句真，
句句唱來鼓動人，
大家同志留心听，
歌子叫做“當紅軍”。

唱歌愛唱“當紅軍”，
講起紅軍就驚人，
推翻反動國民黨，
打倒地主與豪紳。

打倒地主與豪紳，
領導工農來革命，
建立蘇維埃政權，
土地革命把田分！

土地革命把田分，

工農个个笑盈盈，
要把勝利來保障，
努力擴大鉄紅軍！

“这只歌就是我当年在这个地方向紅軍学的，二十多年來我不断的唱它，再苦，再难，一唱起这支歌就舒服得多了！”唱完以后，他說。

我听着老人的歌声，彷彿我真的看見一羣羣紅軍战士圍着篝火在唱，在笑一样。

爬过一片野樹林，气候慢慢不同了。再向上爬，只見白茫茫一片，翻过一个小山头，登上了大山的主峯，山上全是白花的雪。我本來揹着行李爬山出了一身的大汗，但这时却冷的發抖。老人越爬越快了，而且总是笑哈哈的。

“同志，你看我們这个地方不錯吧！山下是春天，山頂上是冬天。我說帶你上天，你还不信！看，我們爬到云彩上边來了吧！”老人看着飄在山腰那裙帶一样的白色浮云說。当真，这里山下是春天，山頂是冬天呢。而那白色的浮云，恰像这两个季節的界限。

“爬快点吧，學習当年紅軍的速度，爬的慢了你就过不去了！”老人見我被这山景吸引住而慢了步子，便催促着說。經老人这么一提，才真的感到这里气候有点不对勁，於是我就加快了步子。說实在的，这时不僅冷的难受，腰也發酸，腿也發脹，头也真的有点暈哩，肚子里也好像故意作怪，“咕嚕咕嚕”的叫起來。但看見老人那股子勁兒，想起当年的紅軍战

士，我也就不覺得怎么难受，而更加有勁了。

“我說的不假吧，只有毛主席派來的人才走得通这条路！”老人好似向我打气一樣的說着，我心里也在想：“是呀，我是毛主席派來的人，应当像个紅軍一樣的勇敢才对呀！”不知怎的，我突然怕看到老人的眼睛來了，我只怕从老人的眼里看到不信任的光來。“你像毛主席派來的人嗎？如果像，那就走吧，紅軍能走的路，你不能走嗎？”我这样問着自己。

雪，白的像銀子，在陽光下閃着帶金色的光，踩下去“吱呀吱呀”的响，走起來很像走在沙里一樣，一只腳下去就是一個深坑。老人前面走，我踩着老人的腳印，也許還踩着當年紅軍軍士的腳印哩！寒風不斷襲來，身上的單衣根本抵不住，像光身走在冰雪里一樣，身上只發抖，越抖越冷，越冷越走得快。

我們終於走過了這個主峯。走了一段下坡又進入了一片野樹林，這時我才意識到，野樹林像是這個山頂的圍巾，而這架大山，倒像一位披滿白髮的老頭，那樣勇敢的站在这里，我不由的看了一眼帶路的老人，我覺得這架山好像是他。

走出了密密的野樹林，又進入了像禿子頭一樣的小山，稀稀拉拉的几棵松樹和杉木樹，也真像禿子頭上的几根毛。這時老人走的很快，大概是因為累的關係吧，我落后了一大段路。老人那直往前進的影子，剛剛閃現，突然見他站了下來，而且大笑着向我招手：“跑步，跑步，你這個小伙子！”我跑了上去，隨着老人的手一看，噢，是一個大陡崖，被浮雲罩住，陡的看不見底，連看几眼就眼花。而老人却笑的很得意。

“这就是我說的当年紅軍走过的陡崖！”老人說着往腰里解下了繩子——这时我才明白他为什么跑家去拿繩子。一头拴在松樹上，一头向陡崖下抛去，然后向手心里吐了口唾沫，拉住了繩子，向我說了声，“跟着我來！”就向崖下跳去。好像傘兵学校的学生初学跳傘那样迟疑了一会兒，我抱住崖边的松樹，就心的向下看着老人。但是崖腰的浮云很快把他裹住了，吞沒了，看不見了，只是繩子在抖动着，从这动作里使我看到老人年輕时代的影子，繩子突然猛抖了几下不动了，然后崖下傳來了老人的笑声和喊問声：“哎！小伙子，你爬山爬餓了吧？正好，該这对小傢伙倒霉，真肥呀，來吧！下來吧！小心点！”我学着老人的模样也向手心里吐口唾沫，拉着繩子就慢慢下墜。我不敢向下看，也不敢向上看，只是兩眼瞪着拉住繩子的手，突然我被什么抱住了，吓了一跳，才知道老人怕我跌倒把我接落地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看見老人手里拿着一对还没有長全毛的小班鳩，翅膀上还有金絨似的胎毛哩，“真肥呀，这时候正好吃，走吧！”

我看了看这条吊起的繩子問道：“繩子怎么解下來呢？”

老人沒有看我，只是用手逗着小班鳩那黃蠟似的嘴，見我又問，他嘲笑似的說：“你真是个会过日子的人，你們干啥子來了？”

“开山，修鐵路！”我不明白他的用意。

“开通山，有了鐵路，通了火車那里不能去，不能走，还專門找陡崖走嗎？繩子用不着了！”这时我才明白他問話的用意，我敬佩的向他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他的远見。

我回头又看了看这条紅軍走过的路，老人也扭回了头來，默默的看着。

在最沒有路走的时候，人可以找出一条路。在最难，而且最危險的时候，人可以在最难最危險的地方走过危險，走出难关的。人，是最偉大的，而紅軍就是标准的这种人。我这样想着。老人彷彿看透了我的心思，补充似的，也是結論似的說：“鷹飛不过，猴不敢过，毛主席派來的人就敢过！”

老人这句话像对我說，也像自語。我从他手里接过那对黃蠟嘴的，滿身金絨毛的肥胖小班鳩，一只手托着，一只手逗弄着牠們，撫摸着牠們的毛，我心想：“不应当把这小东西吃掉，应当喂起來。”

老人对我的举动好像并不感兴趣，也不看我，兩眼沉思而且回憶的望着前边山崗背后的小村子，彷彿要在这一切 中看出什么來……。

“就是这个小村，我二十年沒有來过了。”他仍是自語似的說。

“这是个啥子村？”我停止了逗鳥，望着老人的臉問道。

老人的臉动了一下，看了我一眼，又直望着山崗背后的小村說：

“这个村叫小刘村，是当年区苏維埃住的地方。原來，它二十多年來並沒有变多少，那棵老柏樹，掛过苏維埃紅旗的老柏樹仍是那样的長着，嗨！它承担过多少人的希望和苦难呀！”老人的眼里滾出一滴淚花，可是臉上又出現了一絲笑容。

“一九三〇年的春天，就是这个时候”老人擦了一下眼眶

說：“紅軍住在这里，派了兩個干部到我村祕密組織村蘇維埃，誰知被地主和鄉保隊知道了，有天夜里兩個同志被地主帶着鄉保隊捉去了，我們不知道怎樣打救，祕密的農會也很着急，最后決定派人連夜趕到劉村區蘇維埃要區中隊來營救，但是所有的路都被鄉保隊封住了，就算不封住路因為太遠，也來不及，於是就決定走這條最難，而且最危險的路。”老人扭回頭去看了一眼背后的吊着繩子的陡崖，“至於繩索的辦法，是我從小給地主打柴時就用過的。這樣，我連夜趕到劉村，報告了區蘇維埃，又連夜帶着區中隊的紅軍同志從原路趕回來，太陽快出來的時候，地主和鄉保隊正準備殺害這兩個同志，區中隊趕到了，這才把敵人消滅了，打救了兩個同志。我們把地主和鄉保隊的槍奪了過來，正式開會成立了村蘇維埃，成立了游擊隊。從此，我就熟悉了這條祕密的道路。”老人說到这里突然站了下來，摘掉頭上的包頭巾，低下了頭，悶悶的站着，站着。我不很明白他為什麼這樣，但是又不敢問。

“小伙子，站下來，不要忘記他們！”老人指了指前面山坡上那松樹下的石碑和長滿了青草、鮮花的坟墓。

我明白了。我也摘下了帽子，低下了頭，向這位為了我們今天和明天而犧牲的同志默默的致敬！我的心激動着，我的眼眶潤湿了。

“就是他！為了我們組織村蘇維埃，被敵人用鞭子打、槓子壓，用火燒，用刀刺，但是他一句軟話也不說，罵的敵人無可奈何，因打的過重，抬回來就犧牲了。”

空氣變的異常沉悶，我彷彿看見這位為我們、為人類解放

事業而獻出自己寶貴生命的英雄就站在我的面前，我心里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在沸騰着，我的喉嚨被一種發熱的東西堵塞着。我悶悶的在內心里向他宣誓：“同志，你安息吧！我們一定要完成你未來得及完成的事業，我們一定提早在你戰鬥過的深山里修好鐵路！我們一定把你理想過的，而且為它獻出了生命的事業完成！”

又翻過一個山崗，就看見了我們的工地，一片片白色的、夾雜着綠色的帳篷在山腰出現了。來來去去的人流在忙碌着，鐵錘敲打鋼釘的声响清脆的傳來，歌聲、口號聲和號子聲構成了一個大混聲合唱，在深山溝里迴蕩着。老人望着這一切，摸着自己粗硬而又花白的長鬍子微笑着，而且不斷問我火車什麼時候可以開來，這架大山什麼時候可以打通，火車一次可以裝拉多少東西，坐火車幾天可以到北京，最後他說：“等火車通了，我一定坐火車到北京去一趟！”

“有了火車到北京太容易了！”我說。

“小伙子！”老人湊近我壓低嗓子說：“當年幫助我們組織村蘇維埃政權打土豪分田地的崔同志，據說他現在住在北京，和毛主席住在一起哩！”

“是不是你打救過的那位？”我問。

“是的，就是他，一位了不起的革命戰士。”老人笑了，把大拇指在我的眼前比了比。

不知不覺來到了工地，看了看太陽，還老高的！我感謝的拉住老人，拉住這位老革命者的手，把他領進工區主任辦公室，並且向主任作了介紹。因為心里樂，再加上落太陽就開始